



栗谷全書 十三

應製文 序跋記

十三

~ 16
2426
13



和
2426
37-13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三目錄

應製文

本國祭 世宗皇帝文

本國請改 宗系奏本

本國謝 宗系準許改正表

禮曹答對馬島主書

教京畿觀察使李澤書

教黃海道觀察使朴大立書

教慶尙道觀察使朴大立書

賜領議政李鐸辭免不 允批答

賜左議政朴淳辭免不 允批答



祈雨祭文

祈雪祭文

序

風樹契序

別洪表叔浩序

坡州鄉約序

栗亭亂橐序

精言妙選序

聖學輯要序見本編

擊蒙要訣序見本編

跋

書韓長興蕙敘後

書洪恥齋仁祜遊楓嶽錄後

九容帖跋

擊蒙編跋

學蔀通編跋

記

熙川兩賢祠記

道峯書院記

扶餘顯義祠記

輔仁堂記

友松堂記

濯熱亭記

平遠堂記

遊青鶴山記

松崖記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三

應製文

本國祭 世宗皇帝文

維 皇首出誕應河清龍飛代邸泰階以平體元廣
運宣光緝熙聿順帝則穆穆垂衣倚歟敦化不冒遐
睡雲行雨施四紀于茲夢齡未滿荆鼎告成悲纏萬
姓音遏四溟十行 遺詔堯咨舜俞燕翼有貽欽此
聖謨微臣守藩世受 鴻恩誠切攀髯迹阻駿奔歷
血緘辭昊天罔極於昭陟降庶歆洞酌

本國請改 宗系奏本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 奏為專差陪臣委承 恩典

永雪 先寃事該 萬曆九年正月內進賀冬至令節陪臣書狀官洪麟祥回自京師說稱竊聞 皇都專委館局纂修會典新書完期在邇等因得此臣查照先該 萬曆元年二月內臣將臣 國祖康獻王姓諱宗系弒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纂會典等情具 奏差陪臣史曹判書李後白等齋 奏去後蒙禮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姓舊諱代王氏開國作我東藩輸忠 北闕子孫相繼垂二百年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戴亦與弒四王無與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于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辭實出于

一念之誠孝合無依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出內府續修會典新書朝鮮國一冊將姓諱并陪臣李後白等 奏呈略節附錄本條之末及將節年議覆欽奉事理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帝實錄垂示末世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仍寫勅諭王欽此陪臣李後白等齋捧到 勅諭爾祖姓諱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鑒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即命禮官鈔付史官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俟後修新會典竝為詳載以慰爾顯雪先世懇情欽此又該 萬曆三年九月內陪臣戶曹參判

洪聖民齋到禮部咨該本部題節該朝鮮國王姓諱痛其祖之寃而 奏辨至於再三其忠孝之情誠為迫切但前既奉有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輕為增損合無除已將該國先後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修會典時為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 萬曆六年六月內陪臣戶曹判書黃琳齋到禮部咨該本部題節該該國遞年 奏請蓋深避不韙之迹亟伸先世之寃其忠孝之情委為迫切故我 先朝特準釐正我皇上復許其增入待書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節經備咨前來準此除已欽

遵外今該前因臣竊照 先臣康獻王諱宗系惡名受誣實狀自 永樂年來節續陳 奏欽蒙 列聖準改之命降勅移咨非止一再而 世宗皇帝特賜明斷削去謬系逮我 皇上嗣位深燭誣罔俯諒危懇明下勅諭節奉 聖旨既承增入之 命又允詳載之請 成命申降事例明備如天之仁覃被海隅臣自欽承之後感激馳誠精爽飛越非不知纂完頒布自有其日只合恭俟無庸更瀆第念 先臣恭定王諱欽承 成祖皇帝準他改正之旨臣 祖先臣恭僖王諱欽承 武宗皇帝特允所請之命及 世宗皇帝再降勅諭準令附錄臣 父先臣恭憲王諱

欽承世宗皇帝滌瑕傳信炳如日星之勅臣祖
臣父感戴列聖鴻恩誠切隕首橫草而猶未明
覩改纂之文齋恨而歿地下之靈目必不瞑仰惟寶
典之纂是千載一時祖寃之伸是先臣至願臣
以謏劣欽被聖澤叨襲前緒于今十有四年而食
或忘味寢不帖席者良為誣罔之辨未蒙昭布一國
臣子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此心耿耿常懷隱痛祖
寃一日未伸則臣心一日不安理勢之所必然也今
值新典將刊明降不遠此係國命維新神人胥悅臣
祖臣父感泣於泉壤微臣親承恩典目覩二百
年積枉之垢盪滌無餘在聖朝為無前之錫在小

邦為不世之慶事係重大如此儻因隨節往來陪臣
順便費回則事類尋常委非重皇上之特恩也且
念頒降的期實難遙度或於其時適無朝聘陪臣可
順付者久稽恩命則不但無以慰一國翹跂飢渴
之望抑亦臣祖臣父憾恨於幽冥之中必不曰
我有後矣念及于此心焉如割茲敢專差陪臣復干
天威委承顯示之命如或修完未訖欲乞畱待頒
期卒受恩典緣為先祖雪寃為臣父解悶創
鉅痛深未遑他恤奏擾之誅誠不可這但小邦之
事天朝非如海外世見之比從古不被中國之所
鄙夷恪慎侯度自同內服况值聖朝恩眷尤異視

同一家則微臣罄竭丹烟累瀆 天聰者勢非獲已而情實可悲矣伏望 聖慈仰體 列聖申命之旨俯憐累世含冤之痛矜察微臣瀝血籲 天之情特依 奏要事理 命以新典越期給付原差陪臣使下國得以速瞻 九天日月之光快覩百年制作之盛則舊冤永雪於昭代 皇恩浹洽於存歿臣於先祖 先父亦得繼遂其願而死無遺憾矣臣無任兢隕懇祈之至爲此謹具 奏聞

本國謝 宗系準許改正表

搖讒舌亂譜系夙銜恤於辱先照覆盆雪誣冤方逐休於賓日 恩洽鯨域感結龍墀伏念荒服孤臣海嶠小腆謹箕邦之侯度誠敢怠於朝宗仰 文子之仁聲惠無閒於遐邇通何圖細人之飛語久作太陽之浮雲挾私憾而構虛干天紀而罔 聖系以衆棄之權孽欲致天倫之汨陳加以必誅之逆名擬激王師之赫怒雖源派不翅燕越貫籍可稽奈情爲未達冕旒會典遽載矧茲弊泥之謗亦出萋斐之謀縱魑魅欺明於一時豈貝錦銜怪於百代伊先臣之訴悶世切顛天肆 列聖之垂明申命辨僞然 祖訓尙未修改故穢名終難洗湔欽仰繼述之初屬茲纂錄之會抱危懇而瀝血痛無異於巨創回 天鑒而燭幽 恩正深於洪造爰下改正之 成命俾滌積久

之傳訛 綸音纔下於禁中慶聲已馳於遠外豈徒
三韓之喬歡抃於區寰抑亦五廟之魂感泣於冥漠
允矣無前之錫展也不世之休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視遠惟明為政以德往垂橐來困載庶邦懷仁咨
岳牧責柔能普天霑化茲擴思孝之念立愛自親俯
遂奉先之誠伸枉以直 王言渙發彰信 皇典式
正有期敢不制節恪勤服事畏慎守先人之緒業縱
縻迹於東隅戴 皇天之明威倍懸情於北極

禮曹答對馬島主書

頃承辱書憑審雅度清裕幸甚孟冬漸寒想今動止
神相否悠悠不已來諭縷縷詞旨勤懇良荷良荷但

所論船隻事似有不相體悉者不敢緘默船之不齊
理勢必然尺量之規傳自久遠己巳之歲朝廷因貴
國之請信足下之誠廢尺量之法只從足下之文引
是朝廷不以 祖宗舊規為重而以足下文引為必
可信也朝廷之待足下為如何哉足下當體朝廷倚
信之意亦以誠心相孚大以稱大小以稱小一一從
實少無虛飾可也邇來足下文引只見其稱大未見
其稱小此豈當初立約之本意乎且上官都船主所
謂雖小船只從島主文引可用大也者殊不可曉當
初約條斷不如此以小為大虛張人數者是相欺也
妄語相欺匹夫之所恥豈所望於足下者乎且不問

之傳訛 綸音纔下於禁中慶聲已馳於遠外豈徒
三韓之喬歡抃於區寰抑亦五廟之魂感泣於冥漠
允矣無前之錫展也不世之休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視遠惟明爲政以德往垂囊來困載庶邦懷仁咨
岳牧責柔能普天霑化茲擴思孝之念立愛自親俯
遂奉先之誠伸枉以直 王言渙發彰信 皇典式
正有期敢不制節恪勤服事畏慎守先人之緒業縱
縻迹於東隅戴 皇天之明威倍懸情於北極

禮曹答對馬島主書

頃承辱書憑審雅度清裕幸甚孟冬漸寒想今動止
神相否悠悠不已來諭縷縷詞旨勤懇良荷良荷但

所論船隻事似有不相體悉者不敢緘默船之不齊
理勢必然尺量之規傳自久遠己巳之歲朝廷因貴
國之請信足下之誠廢尺量之法只從足下之文引
是朝廷不以 祖宗舊規爲重而以足下文引爲必
可信也朝廷之待足下爲如何哉足下言體朝廷倚
信之意亦以誠心相孚大以稱大小以稱小一一從
實少無虛飾可也邇來足下文引只見其稱大未見
其稱小此豈當初立約之本意乎且上官都船主所
謂雖小船只從島主文引可用大也者殊不可曉當
初約條斷不如此以小爲大虛張人數者是相欺也
妄語相欺匹夫之所恥豈所望於足下者乎且不問

大小皆準大船其例一定則文引亦可廢也何必待足下之低昂乎惟其有大有小其例不一故必以足下文引爲準也今也以小稱大不復分等則是文引爲空言也我朝則信足下廢 祖宗之規足下則誣我朝徇格倭之情於足下之心安乎前此不復辨明者意足下照管有所未到今年不改則明年必改故遲遲以俟耳今者四五年來無有一船稱小者則是足下之以小爲大終不改轍者較然矣豈可以前日之未辨反爲我朝之過乎稱量卜馱自是古法只得申明於今日足下以爲新法亦未之思也大抵事大字小信義爲重利害非所恤也足下世爲我國藩屏

輸款不已者豈爲區區糧料之多少哉必有信義存乎其間也我國之寵待足下錫予連翩者豈爲我國孤弱必待足下之捍衛乎亦有信義爲之主也今若不顧信義惟利是求則孟子所謂不奪不厭者近之矣糧料多少損益幾何而乃欲以此虧千百年相孚之信義乎嗚呼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復於無過矣足下前日所爲不可謂無過矣今若惕然省悟勇改昨非大中小船務從其實一一分等不混其稱則彼此俱愜誠信益著不亦善乎不然而膠守前見不改謬迹則我國亦當照舊尺量使之相稱豈可無故而自廢 祖宗之規以置足下於有過之地哉

勉思良圖期垂永久毋拘小利以害大信深所望也
今與足下壤地雖殊義同一國言不敢不盡惟足下
諒察

教京畿觀察使李澤書

王若曰君臨區宇豈特一人之聰明眷命承宣用替
四岳之巡狩二陝之布政誰繼九牧之敦德難追嗟
予眇躬恪承丕緒憂民而澤不及乎赤子理政而時
不升乎大猷誅求之暴剝其肌膚撫恤之令歸於文
具雖切惠鮮之志罔救熒獨之哀良由守令之非人
抑亦按察之曠職推原厥本咎實在予盍擇監司以
革弊習矧邦畿惟民所止而賦役視外有加旣竭筋

力於山陵又絕粒食於凶歉空大東之杼柚嘆中
谷之曠脩壯流遐荒弱填溝壑念茲民瘼痛在予心
方責巡宣俾蘇枯槁疇咨熙載僉議在卿惟卿立朝
克勤歷位孔顯旣觀風於西海旋佩鑰乎北門應惕
念乎生民豈糊塗乎職分茲以卿爲本道觀察使兼
兵馬水軍節度使一方之事悉以委卿大辟之外惟
卿所斷體予字民之意恢卿奉公之誠撫摩境內之
瘡痍使匹夫咸得其所杜絕賦外之徵斂俾列邑惟
正之供導率有方而當振絃誦之風黜陟惟明而當
屏碩鼠之迹以致四牡之所經皆如予身之親歷則
民受仁恩予嘉懋績嗚呼民勞迄可小息關輔往哉

汝諸予言止此想宜知悉

教黃海道觀察使朴大立書

王若曰惟后代天釐物四方萬機是叢于厥身聰明未周岳牧是資咨詢民隱式補式助唐虞以來率由是道德敷遐邇政用是成粵有先王肇造鴻基分疆正域聿設八道以宣休澤逮予小子叨守祖宗遺緒懼不克厭萬姓之望若涉巨川未知攸屆心巡四境一日至再尙賴先後奔奏之臣分憂庇民俾紹前烈惟黃海一路西濱斥鹵東接關輔海縣土淺屢奏艱食山氓氣躁或蹈不靜撫摩鋤剗保釐惟艱抑聞開墾之士多歸豪右川澤之利未業貧民矧惟前

歲大侵民天告罄赤子或填溝壑貪吏或未解印圖政蠲烝繫在得人惟卿秉心克勤制事求義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立朝率下素負輿望疇咨熙載無以踰卿茲以卿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西方之事悉委之卿官自通訓惟卿所斷惟守與宰慎司率常字惠困窮克固邦本者敘功馳聞俾予酬勞或有受直怠事徇私征利作我邦蠹者卿乃速由先王作罰罔有容貸惟罪所在無憚大吏修舉學政迪以彝教褒善旌淑以樹風聲明揚仄陋令與計偕凡民弗若弗化暨不畏死者卿乃勅典蔽刑無赦罪至大辟執拘俟命鰥寡孤獨顛連無告者卿敷乃心肉

其枯骨又有朋權作威闢荒陬流誕傷民力廣占魚
梁漁奪民利者卿其奉公按法懋杜私門使我生民
公共王土古人有言不畏強禦卿其勗哉嗟乎以厥
君命宣于下民以厥民情達于邦君者惟監司爾若
有幽不黜有明不陟大放王命大怫民心則惟爾自
探天威惟予爾辜嗚呼民之勞矣尙可少康汝往敬
哉勿替予命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慶尙道觀察使朴大立書

庚午

王若曰嗚呼先王建邦啓土分域開疆藩衛王城
爰置方伯以統羣牧銜命宣化以替親狩先王惠
鮮于上方伯奔奏于下民用寧嘉四方砥平逮予小

子叨守丕基恐德不類慄慄危懼若蹈虎尾尙賴不
二心之臣匡救于內撫循于外俾不墜先緒嗚呼
嶺南一道地鉅物衆詞牒浩瀚道路遼遠苟非明足
燭幽幹足解棼仁以澤之威以制之鮮克稱職咨大
立惟卿受氣深厚操心淳謹孝友于家施於有政歷
揚清顯厥有聲績莅事嚴斷不畏強禦予嘉乃勤用
懋乃官今以卿爲嘉善大夫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
軍節度使汝往敬哉保釐南土俾予少寬宵旰之懷
嗚呼一人無良獲戾于天降疾威耗斁下土自春
不雨徂于仲夏百川枯竭千里滌滌卒我圭璧神不
顧享上下遑遑大命斯近哀我赤子散之四方剝樹

啖草餓葦相枕于道路惟予斯側不遑暇食予心行于幅員之內一日兩遭予懷之憂惟乃知南中饑饉視他境爲甚賑救之策悉委于卿咨詢弊瘼昭雪冤枉除其暴斂寬其苛政苟利於民無憚損上府庫雖罄發散無吝有粟無民吾得以食諸嗚呼黜陟公明民乃受惠政荒紐解爲日已久親民之官怠於撫字按廉之使習於恬嬉簿書及期者爲奉公饗殮豐腆者爲幹事生民休戚若秦視越瘠予用疚懷今以諭卿卿其體予至意簡以自奉莊以莅下澄清郡邑使碩鼠屏迹表厥循吏上績于朝予當獎拔以勸後來嗚呼教化不明風俗日薄新羅遺民舊稱淳厚今與

胥漸泯泯焚焚滅棄天常女失其貞下犯其上鴟義姦兇奪攘成羣發聞惟腥蠻貊同歸急之則起爲逆民緩之則放而肆惡卿其念此教養竝舉旣安生業漸革舊染禁戢土豪俾勿侵漁小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如有不迪彝教作姦犯科者大辟之外惟卿所斷間有大憝不待教者卿其執拘悉歸于京予其殺嗚呼國家雖安忘戰必危矧伊境鄰島夷宜戒不虞早荒之餘粹遇強敵勢將不振予念及此中夜廢寢卿其巡視列鎮整飭器具勗勵士卒常若敵至審觀鎮將察其臧否才略秀衆可以戡亂者勉以義勇使之臨危獻忠其或鷙悍貪鄙及庸懦退怯

者率皆斥逐無使貽患于平時備事于緩急嗚呼眇
 余學力不足非不悅古道而不能施之於今非不知
 好賢而不能信用其言以致忠賢播越于外遺逸入
 山益深予思厥咎側席興嘆卿其搜剔幽隱敦諭令
 起以揚于朝重臣之愛聞求退者卿其躬詣衡門道
 予至衷俾起幡然之思使予無失股肱嗚呼咨大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往哉汝諧無替予命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賜領議政李鐸辭免不

允批答

乙亥

王若曰嗚呼元首惟后相惟股肱疇予篤棊惟老成
 是賴眇眇寡躬嗣天歷服德涼時季百虞是叢志勤

效遠政用不理若涉無涯之水予心之憂日月逾邁
 若弗云來惟幸 先朝耆舊左右小子俾無墜 前
 緒惟卿蓄材不矜秉德不形是非內昭而不以畦畛
 示人夙夜匪懈而不以一績取名垂紳正笏衆望攸
 歸潛扶默持之功重於九鼎予念卿勞終始仰成卿
 思予衷豈宜中替卿雖衰白受氣非薄保養眞元二
 豎可殄論道經邦職非陳力量氣詣朝仕無卵酉明
 醫可親藥餌無闕愛身所以愛君調病豈妨於憂國
 乎嗚呼可畏非天可憫非民天威孔赫予與卿敢不
 敬迓民勞可康予與卿敢不惠鮮卿今求退予失腹
 心衆論淆亂眩乎取捨予將疇咨以定積弊沈痼莫

知端緒予將疇質以革百隸怠官庶績咸隳予將疇
仗以振號令壅滯澤不下究予將疇憑以宣嗚呼予
不用多詰予惟用畏憫于天越民左台嬰疾方勸予
懷卿今繼辭增予震驚卿無困我用欽乃職所辭不
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賜左議政朴淳辭免不允批答

王若曰閔予小子遭天不弔惇惇在疚古今異制雖
未克不言摠理機宜俾予不困于庶務繁賴股肱之
良我先王遺小子以大曆服惟欲迪知真諱不二
心之臣畀以具瞻之位責以篤棊之誠匡救不逮用
紹緝熙之緒予雖不肖曷敢簡賢輕禮自同于昔進

而今不知亡惟卿飭躬勵操舊有令聞文足以華國
學足以適用清以激濁直以斥邪勤勞我邦家厥有
懋績予用嘉焉擢卿黃閣俾卿作憲措紳弼予涼德
永世無斁念卿受氣明粹賦形清臞調度或愆疾疾
輒乘望卿將理適宜庶保徇國之軀無貽戚于寡躬
儻因膚革少恙遠挹深辭期於釋負荷之重匪卿作
馮作翼之本意亦豈予素期於卿者哉乃者人言不
中宜卿不安厥位顧予思惟大臣當曠厥度當弘厥
心小故不宜芥蒂以傷予飢渴之懷嗚呼眇予獲罪
于天天怒孔赫大禍之餘衆災疊臻亢陽焦土淫霖
浸稼念彼小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弱填溝壑壯流

四方阻飢既苦盜賊將熾矧伊朝著之間士習不正
 廉恥道喪後公先私肆致是非靡定紀綱解紐今欲
 奮勵矯革則人心不靖反挑厲階在再因循則日就
 委靡束手待亡靡急靡緩漸移世道匪有經世之才
 疇能克爾卿雖謙退不當此名當今寡昧之倚毗匪
 卿伊誰昧昧予不遠惟今日之憂若涉洪流不見津
 梁哀賢顛俊聚精會神庶克有濟士在巖穴尚克徵
 辟豈放廟堂之賢使遂遐志以卿之忠亮他人求退
 尚克援止寧可自堅遁思以困寡昧予匪多詰用布
 予忱卿須熟慮毋執初心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祈雨祭文

渺西溟兮夫如何物最鉅兮神所宅涵乾端兮浸坤
 倪日沈車兮歸昧谷藏雷電兮釀雲霧秉氣機兮護
 東國維茲旱兮誰所致念厥由兮在涼德哀無辜兮
 失西成神何為兮闕天澤倬雲漢兮彗明星苗不秀
 兮南畝圻齋香幣兮展微誠仰神佑兮救滌滌亟揚
 靈兮興祈祈需四垠兮蘇百穀右西海
 維靈宅兮石巖巖鎮金維兮底下民眇予侗兮失體
 元魁為虐兮連三春穀不播兮原野焦哀元元兮涸
 中鱗大厲降兮禫籲呼民無天兮曷緩神之職兮
 在救焚罄深悃兮薦明禋冀默感兮垂陰鷺滄同雲

兮甘霖均

右牛耳山

浩巨浸兮紀西疆導天澤兮神所司富農月兮困亢
陽風伯怒兮雲不施嗟來牟兮曷受明瞻昊天兮赫
炎曦念否德兮欲自焚痛赤子兮何所依按日辰兮
獲其良酒既旨兮牲亦肥神洋洋兮顧苾芬酌天瓢
兮雨公私

右長山串

天垂澤兮川上氣勿相資兮降霈滂旱既甚兮否不
交神胡為兮閉水鄉百草腓兮泉脈枯顧田疇兮哀
卒拜咎在予兮民何辜神寧忍兮散四方西求神兮
薦馨香日眷眷兮愁夕陽庶靈應兮膏四野回豐年
兮致穰穰

右阿斯津松串

雄鎮巨浸網紀火維默運玄機澤物是司維茲亢陽
千里一赤大命近止顛天無及民填溝壑神豈無羞
眇予涼德致災誰尤吉蠲再控冀神來格願蘇羣槁
登我百穀

右南方山

有赫金神功參闔闢食土之氓咸仰雨澤今胡闕惠
俾填溝壑民失所天神亦何託敢瀝危悚不避其瀆
願霽嚴威歆我洞酌沛然興雨庶救靡子

右西方山川

曰維水宮撫臨邦國寓物騁靈于融于結升氣澤民
是神之職災迫焦土蒼生血泣淒風杲日瘳我黍稷
靡神不宗殫牲卒璧靡不能止捨神誰極夙夜省愆
思答譴責願哀下土一施甘澤

右北方山川

仰惟明神職司民天興我稽事惠澤孔宣夏秋之交
大雨宜行胡為旱魃虐我生靈田疇龜坼山川滌滌
西成何望不免溝壑民則何辜過在涼德懷惻顛號
薦我圭璧可敬非神可依非人遄降甘霖庶活斯民

右粵祀后稷氏之神

滔滔國紀神焉是宅配乾利物寔神之職長養之日
胡閔厥澤火雲興炎大地幾赤三農釋耒瞻仰昊天
方憂阻飢敢冀有年閔予否德獲罪于神熒熒在疚
誰極誰因恭祈陰濟式修明禋神其格止救我生民

右漢江

節彼南山鎮我邦家虔祀明神庶民靡他民失所天

神失攸職大雨之節旱魃肆虐如倏如焚痒我百穀
民勞莫康奈此填壑其雨其杲日在東耗斁下土
寧丁窳躬非民曷依非神曷宗願宣大澤霑我百同

右木角山

緬維溟渤引晦東極包括乾坤陰功莫測天澤久闕
咎在涼德百泉枯竭四野龜坼耗斁民天寧丁我躬
吉蠲馳誠遙冀感通願起潛珍沛然一揮焦苗勃興
赤子免飢報祀無怠神未有依

右東海

節彼雄鎮庇我東陲閉陽縱陰明神所司眇予失職
旱魃肆虐蒼生何罪日填溝壑竭誠昭告庶紆歆格
儻運玄機亟施膏澤

右雒岳山原州地

應製文

維石巖巖繫神之宅有感斯應靈異所蓄憫茲亢陽
卒我圭璧煥焚孔熾萬姓顛天敢走羣望我心如煎
式行興雨惠我有年右義館嶺淮陽地

積水成淵靈神是依功在澤物實司陰機旱既太甚
山川滌滌子遺斯民誰因誰極眇躬雖愆神豈無羞
願興祈祈貽我來牟右德津漢所淮陽地

維時作鎮維流作紀經緯造化玄功廣被一人涼德
庶徵愆度自春徂夏旱魃肆怒四野龜坼百泉枯渴
有滄纒集杲日還出東作既乖西成望絕靡神不宗
卒我圭璧微誠未格天意難回上下遑遑鞠哉疚哉
哀斯子遺向天叫呼咎在予身赤子何辜耗斲民天

寧我自焚敢效桑林躬薦苾芬明神日監寧莫我聞
願垂冥應亟賜滂霈邦本有依眇末是賴報祀勿替
敢忘神惠

祈雪祭文

維石巖巖繫神之宅作鎮邦家庇民無斃冬威不嚴
昏霧日泄氣不順交天乃闕澤微霰不零敢望盈尺
地有遺蝗田枯宿麥召災在予民則何辜神無作羞
念茲顛呼亟麾滕六貺我嘉瑞圭璧孔時敢忘神惠

右白岳

節彼南山有肅明宮呈祥降瑞民仰神功值茲冬旱
氣不交通泉將枯脈麥將無秋民失其生亦神之憂

眇予在疚遇災側身庶賴神庥活我生靈亟役百靈
一霈同雲臘前三白載雩載芬百穀登場永享苾芬

右木
覓山

滔滔維漢紀我邦畿澤及生民享祀有彝今茲冬暖
地氣恒泄昏霧晝晦終闕瑞雪麥秋可望癘疫是憂
陰陽失和涼德所由民無仰庇豈非神羞爰用吉蠲
薦以虔誠神其格思指揮百靈一霈六出登我百穀

右漢
江

序

風樹契序

人生斯世如露棲草死而託體其年惟永生寄死歸

斯言匪誣然則室屋為逆旅而山阿為真宅同居一
里尚相親睦况同託一山者乎吾等同生一國同在一
一城固幸矣又為先人託體一山則幸中之幸也如
是而不相親睦則惡乎相睦此風樹之契所以作也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雨露之濡
霜雪之降草木向茂丘壟就荒春秋省祀怵然而驚
悽然而感想見吾先人杖屨相從於地下則以子孫
慕親之誠豈無凝神注念思欲一接者乎地下之先
人一接無路則移此末慕之懷思與在世之子孫講
信修睦情有所不已者也嗚呼地下之相從有知無
知今不可知也及此在世之時尤不可相忽忘也吾

等同契其易之哉

別洪表叔

浩序

物之最大者天地也天地果有主乎最靈者吾人也
吾人果有主乎人不能自主主之以天地則一身非
我之一身而天地之委骸也天地不能自主主之以
造化則天地非天地之天地而造化之委氣也世之
自有其身者其分於道也遠矣珥之生於世也所得
之形所稟之性與聖賢曷嘗異哉此造化之所以無
私者也生髮僅燥而便知讀書雖云早矣但以懶怠
不專於業十年書劒卒無所成遷延歲月奄過成童
失恃之禍慘及於身加之以迷方之疾內攻于心狂

走山林顛倒失所不趨孔鯉之庭不執黃香之扇歲
已周矣一朝自悟返而思之悔極生悲自責自愧不
樂其生不定其心者累日於是喟曰吾與聖人性一
也形一也聖人修身於一時垂法於萬世而吾之所
以謬妄至此者是何故也吾之所稟別有謬妄之資
耶抑有客氣汨吾之真耶抑爲造物之所使而然耶
皆不可知矣旣而復喟曰衆人之同於聖者性也異
於聖者氣也性同一理修之則皆至於聖氣分清濁
遷之則或陷於狂吾之至此者氣之所使也夫且聞
不可益者亦不可損者不可成者亦不可毀者聖極
於善而性不增毫末焉狂極於惡而性不減毫末焉

千變萬化而性固自如也吾之所失雖大兩若夫不可損益不可成毀者則必無增減也前行之失如鏡之塵如水之泥塵去而鏡體本明泥盡而水性元清吾之所恃在此而已雖然萋斐之文能成貝錦者善讒之過也勻鎰之金消爲銖兩者衆口之鑠也吾能悔過雖復其性奈世人之毀我何言已復喟曰天地大鑪也造化大冶也萬物鑪中之金也大冶之鑄器也方圓長短隨意所欲雖良金不逃乎大冶之手矣金若自躍曰我必作某器則此不祥之金也是故毀此成彼毀彼成此而金無憂喜於其間者不能自主故也以此推之主我者造物也成我而何喜於彼毀

金從

我而何怨乎彼哉世人之毀譽者亦造化之所使耳被人之所擊者不怨飄瓦者擊人者非瓦之罪也爲人之所刺者不怨鑊錐者刺人者非劍之罪也是故冶者以鉗鎚毀器亦以鉗鎚成器而器不喜怒之者非二物之所爲故也彼世人之一身尙不能自主奚暇毀譽人耶天地之大尙不免有主則况乎人與物耶彼之一動一靜皆有使之者則毀譽我者非其所爲也無異於鉗鎚之成毀器矣且也金之在鑪者不知冶者之心人之在世者不知造化之心其成也未必非毀也其毀也未必非成也禍倚於福福依於禍吾將奈何不怨天不尤人知其無可奈何而自修以

俟命而已珥之蘊此言而不發者久矣適在臨瀛侍王母而值表叔洪上舍之來觀焉不面八九年矣倒跪出拜不暇問無恙而表叔先責以珥之所失繼之以誨焉珥之平昔所蘊皆出於其口嗚呼非知己之切不能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謂也夫以運斤之手苟不遇郢人則難試其才珥不見表叔則無以發乎狂言於相別歷敘所懷奉贈焉

坡州鄉約序 庚申

鄉之有約古也三五之世極建民格無事乎約而射有法飲有禮以至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此鄉約之權輿也於是乎賓以三物糾以八刑而

治隆於上俗美於下焉世降道晦淳澆樸散鄉約美意或行或泥泥之甚則同室之鬪尙且閉戶况有鄉井相睦之望耶今我國家極非不建而民不於變戶罕可封之俗邑鮮忠信之士者豈曰皇衷之不降實是成俗之具有所未至耳坡山廁兩京之間寔王化所先之地也歲庚申春官以聖旨布告郡邑令修鄉約是年冬某郡邊公協來守是邦好古樂善心與事會乃頒令于境內且屬一鄉父老使之教導禮義咸歸于正鄉有長者議于衆而復于公曰鄉約之設匪今伊始作輟不恒有具無實良由里各爲約不統于州有慈罔懲因人廢法若使鄉統其里里承

于鄉且以中正兼掌鄉議則約行不泥庶不中廢公以爲然於是採一鄉之論倣呂氏鄉約而立法焉時有古今節目雖殊至於因人情節天理循俗成教而不悖於禮者則未始不同也約既成矣鄉人有作而言者曰日用不知之民非牖不啓下必有甚之善非振不作今遇國家振起如斯邦有賢宰提誘至此此邦之人以德相勸以禮成俗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上可以禪 聖化下可以子四民先生歿而可祭於社小子興而可賓于 王則斯不負立約之初意矣若始勤終怠文與實歧鄉風無不變之美約法爲告朔之羊則豈非斯鄉之一大恥乎今有不知言者或訾

以擾民此誠何謂也民無信不立立約所以立民也鄉無善俗則有粟不食矣非佛人之性者則豈肯出此言哉嗚呼此邦之得邊公一幸也鄉有二三長者承公之命經始立約者二幸也如是而坡人草偃于風樂爲良民上勤下順者三幸也有此三幸而無老於文辭可揚其美者惜乎

栗亭亂藁序 己巳

吾友權幼清哀其先祖栗亭公平日手迹裝而帖之名之曰栗亭亂藁求珥之文識于卷端珥謹取而覽之則其開卷第一義乃訓子孫格言也珥肅然整襟曰盛矣哉子之志也夫木生有根而枝柯遠于根則

不知其根之爲我本也水流有源而支派遠乎源則不知其源之爲我始也是故由親而達于祖由祖而達于高玄漸而之遠邈然鬼視者多矣苟非窮源達本之士孰能起敬起孝於人所鬼視之親乎世之人於其父母生不能善養死不能遵教者滔滔矣况能哀集先祖遺橐於蠹簡亂秩之中以寓孝思於手澤如吾幼清乎幼清之於先祖尙勉孝敬則其於事親寧有一毫之憾乎旣以訓子孫格言昭示後昆則繼幼清而興起者其必有人歟雖然收拾遺橐而帖之者迹也敬慕先祖而事之者心也世多迹有餘而心不足者幼清何修而可以免此乎嗚呼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幼清之心昊天之所洞照也惟知敬天而戒懼慎獨則其無心迹不同之患乎幼清勉之哉栗亭公諱節幼有奇相膂力絕人光廟潛龍時屢臨其第密喻以大事公佯聾不敢答遂謀出處于其猶子隱君子權晏乃爲韜晦之術持身應事不爲檢束若病迷方者以終其身云幼清名潔公之高孫也

精言妙選序 卷西

人聲之精者爲言詩之於言又其精者也詩本性情非矯僞而成聲音高下出於自然三百篇曲盡人情旁通物理優柔忠厚要歸於正此詩之本源也世代

漸降風氣漸清其發為詩者未能悉本於性情之正
或假文飾務說人目者多矣余數年抱病居閒處獨
殿屎之際時搜古詩備得衆體患詩源久塞末流多
歧學者睚眦眩亂莫尋其路乃敢採其最精而可法
者集為八篇加以圈點名曰精言妙選以冲淡者為
首使知源流之所自以次漸降至於美麗則詩之絡
脈殆近於失真矣乃以明道韻語終焉俾不流於矯
偽去取之間有意存焉詩雖非學者能事亦所以吟
詠性情宣暢清和以滌會中之滓穢則亦存省之一
助豈為雕繪繡藻移情蕩心而設哉覽此集者其念
在茲

聖學輯要序

乙亥
本編

擊蒙要訣序

丁丑
本編

跋

韓長興

蘊敘後跋
庚申

歲乙卯島夷不恭南陲失備縱賊剽民卒不得落其
角距于時死節表表可稱者惟韓長興蘊一人而已
世俗不樂成人之美或誣以荷生浮議未息使忠義
之鬼目不瞑於泉下吁可惜哉珥覽高而順所著文
載韓事甚悉蓋處不遠地深求其實非想像可比第
恨曉譬猶有所未盡處無以痛刮羣疑珥恐立節之
士終不表白于世復贅一言夫荷生與立節只在怖

死不怖死而已二者素定于內非一朝可取辦苟生之念積于中則當危急時股必戰聲必雌雖欲強揚于外有不可能者立節之義激于中則氣必盛戰必勇勢愈急而心愈壯有不容掩者以此觀人足矣達梁之圍內非墨守外絕魏救軍乏見糧賊會如林指日待死愚夫所知韓非病風喪心者豈不知其必死哉何故不求生路而顧乃挺身賈勇以示必死乎既以大義厲士自矢死國而頃刻間變爲歎息烏視者非人情也且怖死之士不得自拔者有軍令爲之繩耳達梁則不然主將失措士無鬪志韓誠自愛者及其未急時抽身避鋒亦莫誰何何故詰責主將勉以

血戰耶豎子爲將以怯懦爲良謀而城中戰士猶不卽潰者徒有韓能振士氣耳微韓則人各自救孰肯發一矢哉雖不怖者尙病乎一衆志况以怖死者而能之耶一軍倚韓爲重而反日以怖死無乃誤耶且屠割之餘泗海克生者不過卒伍閒人耳將帥則無生理是役也埽除羞惡惟生是覲者誰如元績其卒不免者徒以爲將故耳逃匿而可避則山麴蘄非元所乏也屈膝而可活則舊山川非元所憶也次生之元猶齒利劍况乎欲死之韓不變章飾爲賊所目者乎長興射手從韓死者甚衆此屬豈盡磊落樹節者不過視韓進退而規矩之者耳韓獨避鋒而其屬死

節寧有是理議者咸以不得屍慊韓此亦無謂烏夷
惟慘酷是嗜我軍戰稍力者必加支解彼身首未分
可辨某屍者必搖尾乞憐者耳如韓飲血之將冒殘
賊之刃魚之肉之則其不得屍固宜以此尤驗其快
死而反起疑耶世人揜其功覓其疵不信必然之死
而必求無理之生庸非惑乎苟有雲遊之衲其貌稍
秀其迹稍秘則人必指爲韓衆口譁然易惑難解雖
素知韓者不能不疑耳目之然後乃辨其僞彼不知
者固不足道耳目之而知其僞者亦未深知者未深
知者尙寡矣誕妄之云不亦宜乎噫知韓者明其必
死不知韓者摘其必生明其死者固少而且不信於

人摘其生者固夥而且取信於衆是知之者不傳其
真而不知之者深得其實也吁亦異矣世上之知韓
者莫如其妻子欲韓之幸生者亦莫如其妻子夫以
妻子區區幸生之心終不得求其生理而路人則比
比見韓是至不知者莫如至親至知者莫如路人舉
國之路人皆爲知己而生平之親戚骨肉則皆燕越
也知之者宜少而反衆不知之者宜夥而反鮮此豈
理耶蓬于南者人以爲韓萍于北者人亦以爲韓其
生也只是一韓其死則何其多耶民心不古樂毀人
而喜助誕人有一善非惟不揚汲汲點其瑕猶恐聞
於世人有一惡非惟不隱汲汲發其蒙猶恐不聞於

世細人類如此君子其信諸嗚呼治平之世士之奇偉者或泯不著猶臨大變士可知焉烏夷充斥之際死綏敵愾者無可屈指臨機曲撓狐進鼠退者項背相望惟韓也迫于孤城身當百死之衝不為不義屈其節不下古人如使此人終無褒錄俾與賣城覆軍者同歸一死則將何以起後日慕義之士哉世之秉春秋筆者其致意於斯焉達梁垂陷時奔竄不死者亦或有之能說元韓事當初聞變韓以廉使命將距于加利浦道遇兵使元績俱入達梁城元挽韓同守韓曰公亦鎮主惟命是從但廉使已有節制中道而止無乃不可元執不許出明日選賊蜂屯蟻聚漫野

無際我軍既單城不深溝雉堞如兒戲以故士無人色元守北門韓守南門鋒旣接元潛詣韓曰賊盛氣趨北吾不克支將若何韓怒其眼睨元曰主將一搖誰不解體兵今破矣公且在南我當死北遂奮于北門督戰甚急矢不虛發賊披靡少選大譟薄南門元蝨伏行伍間不能出一聲解衣送降文以博死賊登城麻芟草薙韓聞南門多殺聲不色懼持滿以待目其側小吏曰事急不遑食汝其糜蕘嘗來小吏入厨捧盃將進賊已逼投其盃走藏于溷廁得不死賊去後匍匐以出則一軍盡殪血波界道矣始韓見元輕且怯知必敗事欲斬以徇褊裨勢孤不克發云又有

東谷全書 跋
戊卒家潭陽者在圍中亦重傷不死踰城僅免望見
韓橫梁立城上賊耀刃四圍其勢不免云珥見高錄
不及此故敘以補闕焉

洪恥齋 仁祐 遊楓嶽錄跋 丙子

天下之山水莫奇於三韓而關東爲最關東之泉石
尤清絕者金剛洞壑是也遊觀之士文其勝者非一
惟南陽洪丈得其髓焉其文詳而不繁麗而不誇山
之根脈水之源派吞雲吐霧攢林叢石千態萬狀一
筆盡收無復餘欠使覽者不出戶庭而萬二千峯瞭
然在目文至此可與山水并其奇矣余因此有所感
焉天壤之間物各有理上自日月星辰下至草木山

川微至糟粕煨燼皆道體所寓無非至教而人雖朝
夕寓目不知厥理則與不見何異哉士之遊金剛者
亦目見而已不能深知山水之趣則與百姓日用而
不知者無別矣若洪丈可謂深知山水之趣者乎雖
然但知山水之趣而不知道體則亦無貴乎知山水
矣洪丈之知豈止於此乎洪丈諱仁祐字應吉於珥
母黨爲尊屬少而志學長而篤行其於道體庶幾有
見矣不幸早世余悲其不克大成而有感於斯錄僭
寄瞽說於卷末焉

九容帖跋 己卯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物無則物非其物玉藻九容

一身之則也足不重則非足手不恭則非手以至頭
目口鼻聲色莫不皆然苟失其則雖有其物其實與
耳目之盲聾肢體之缺傷無異矣必也各循其則然
後可臻踐形之域矣今人愛惜寸膚至於一指之不
伸亦必深憂隱痛必伸而後已乃於一身之則不深
理會任其盲聾缺傷而莫之恤吁可悲矣吾友鄭季
涵得聽松先生所寫九容帖揭之屏上朝夕玩焉求
跋語于珥其亦有省乎循則之法歟誠能從事乎九
容無毫髮爽則馴致乎周旋中禮者亦不難矣可謂
知所先務矣其可尚也已第念季涵有時不免爲
困則兀然况雨之際無乃九容或失其則歟季涵之

明尚克知之

擊蒙編跋

洙泗之所謂博文約禮卽洛閩之所謂居敬窮理也
只此四字撮則不盈一掬放則彌滿六合學者捨此
四字更無下手處但不可只誦四字而已必知所以
用功然後實能居敬實能窮理矣若不玩索程朱諸
先生之說則何由識其用功之術乎余讀龍巖先生
擊蒙編然後知龍巖於此學用功深而運意勤也不
然何其撰之精而取之切乎程朱諸先生今不可得
見矣其喫緊爲人之意萃於此書龍巖之嘉惠後學
其亦至矣龍巖姓朴諱雲少有俊才早拋舉業專心

此學從朴松堂遊精思力踐晚與退溪先生往來質
疑向學之篤老而不懈云

開城雷守崔公應龍將以擊蒙編壽諸梓求跋于
珥珥不敢辭略有所道更詳之則故觀察使金公
就文已有跋語發揮其義無遺憾矣第見金公引
朴松堂之語則曰爲學之道有所得然後操存養
之若學而無所得則何物操存養之乎鄙見於此
不能無疑學者必操養之然後乃有所得若不操
不養則寧有所得乎且所謂存養者存其心養其
性也心性是我本有底豈得於他乎是故孟子之
所謂自得者在於深造之後若使學者先求自得

而後乃存養則其不陷於異學者幾希松堂之言
論風旨世不多傳曾聞退溪評松堂之學帶得禪
味云無乃指此等處耶或問朱子曰若不能識得
涵養箇甚松堂之旨無乃如此耶余曰不然識得
云者只是理會操存之要而識其下手處云爾非
若松堂所謂有得者也一字之義不明而誤人知
見者多矣先正固當尊敬而至於論道則不可以
不明辨也

學部通辨跋

氣不能獨陽而無陰學不能獨正而無邪理勢然也
唐虞三代道固大明大行而四凶飛廉惡來之徒代

東谷全書 跋
不乏人亦足害正此乃異端之首也只賴聖君賢臣
上下交修正長而邪消故雖有異端之人而不受異
端之害周衰始有老莊楊墨騁其邪說雖經孟子闢
之亦未能止蓋上古異端顯是邪惡故賢者猶恐或
浼也中古異端掉脫利欲邪而似正故賢者始惑焉
自漢以下又有佛學自唐以下佛變為禪其精微動
人非老莊楊墨之比於是高明之士靡然從之遂使
中國為禪佛世界思之可為於邑幸賴程朱作興撐
拄宇宙昭洗日月其摧陷廓清之功比古尤盛於是
禪佛之學衰微不振矣程朱既沒乃有外儒內禪之
學噓灰起火復熾于世甚矣異端之難息有如是夫

清瀾陳建氏慨然以闢邪扶正為志著學蔀通辨博
搜深究明辨詳言指出象山陽明掩藏之心財使迷
者不被誑惑其志甚盛而其論甚正矣第未知陳氏
平日學行德業可以取信重於天下後世否也其論
性理肯綮之說亦未能盡其妙而無少出入也但因
其言深知陸王之邪術則其功已偉矣何必覓指疵
累以助黨邪之口乎識者或以此書過於張皇而欠
精約之義為疑此亦似矣但 中朝之士靡靡入於
陸學傳聞王陽明得參從祀之列然則邪說之禍懷
山襄陵匹夫之力難以救止陳氏明目張膽孤鳴獨
抗其言不得不引以自高而排難解勢務在雄辯果

不能主於精約也亦何傷哉但其排比日月必以朱子爲四十二三歲前不能脫禪學窠臼見象山之後猶未免疑信相半此則過矣取其功而略其過亦忠厚之道也或問 中朝之士多染陸學而我國則未之聞也豈我國人心之正勝於 中朝乎答曰不染陸學而專用功於朱學能知能踐則固勝於 中朝矣若專攻利欲而朱陸之學兩廢則其優劣何如哉余嘗嘆 中朝之士猶有所事不肯放心故或朱或陸終不虛老邪正雖殊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我國之士不朱不陸專務俗習者多矣此與傭夫販奴何別以此求勝於 中朝無乃左乎異端之言

豈必佛老禪陸爲然乎世之非先王之道循一己之欲者莫非異端也若以俗習爲是孜孜求利而非笑陸學則何異於尊尙四凶而譏刺楊墨乎嗚呼世之爲士者其專務正學而無至於傭夫販奴之歸可乎哉

記

熙川兩賢祠記 丁丑

萬曆丙子夏關西監司金公繼輝巡到熙川郡儒訓導金欽等康色以應咨詢若曰弊邑荒遠文教未敷明公宣化庶有待興者第念作人有術必得先賢曾寓此地者建立祠宇新人耳目以勸之然後頑激懦

奮可風一邦仰惟金文敬公以小學律身以古禮治家霽行潦止正出處之規銜鬚受刃承結纓之緒挺然爲我東鉅儒而弘治戊午謫于本郡爰有趙文正公以金精玉潤之質因家尊作驛官魚川往來茲路遂從文敬受業講論正學時人羣誦耳若不聞文正之學克溉孤根克浚涓流本厚而華盛源深而瀾遠上動朝廷下興士林覲德者薰化聞風者感發有爲於一時雖不克終垂烈於後世功莫與京粹然爲我東儒宗至今東人知崇性理之學知尊濂洛關閩之說者皆文正之澤而文正發端實自文敬弊邑何幸得二先生奇迹焉若廟而宗之使知者增敬不知

者起慕則弊邑釀斯文之風未必不權輿于此也惟明公圖之金公深蘊其言謀諸邑宰訪諸鄉士卜地于夫子廟側築基鳩材選吏授工以勤以繕越明年宇成金公名之曰兩賢祠緘書求記于德水李珥珥辭不獲已則乃言曰人之景慕聖賢遠近有異夫子作于洙泗之上經周逮秦乃焚乃坑漢興旣久昧昧如舊宜乎榛塞無介然之路而當時齊魯之郊絃誦洋洋髣髴于闕里授學之日者以其時近故也自唐以來尊夫子益顯廟宇遍天下三尺童子皆知爲聖人迄于今無替宜乎觀感興起者益衆而師恬于倚席弟子嬉于束閣鄉射禮廢校廡草沒睨視明宮無

異空屋者以其時遠故也大聖之澤寢遠猶微况其下者乎周程張朱四先生風之遠近槩此可占矣若夫文敬文正兩先生道學方彼聖賢雖若有間而去今時甚近流風遺教在人耳目而熙川又其數年相從講學之地則立祠寓敬真得其所矣觀感必易而興起必速矣其卜近孔廟者將使士子因慕二先生之學得達于夫子之道云爾入茲廟瞻仰而不起景賢向學之志者其可謂有人心乎西陲古稱儒風未振自今伊始庸詎知不幾於濟濟之美乎此在諸生自勉而金公牖民之術可謂得其要矣耳因此竊有感焉二先生在當時無上下之交不能考終天道似

若無知而時移世變公論終在上自當宁下至韋布重其賢尊其學錫命既隆敬慕亦極祠宇非止一所烈烈流芳將窮天壤而不朽若其讒夫佞人罔聖欺明殲賢蠹國而天刑不加老死牖下者則禍淫之理亦似茫昧而公論竟發神憤人怒誅罰叢集穢惡之罪將亘萬世而無赦古人所謂天定勝人者於此益驗而世之重爵祿惟利害是計而不顧是非者鑒此其亦知戒哉金公重道愛士其爲政以學校爲先務而茲祠之建本郡太守金君光一與有勞云

道峯書院記

己卯

書院之建本爲藏修而兼舉崇德報功之典故必求

鄉先生可爲後學矜式者立祠致敬以興起多士希賢之志焉靜菴先生趙文正公寔漢山人漢山本揚州之域而今作都城揚州治南三十里有山名曰道峯山有洞曰寧國舊有寧國寺寺廢而洞仍其名先生少日酷愛洞中泉石往來棲息其立朝也亦乘公退命駕遊焉至今鄉老閒有能談者 萬曆癸酉之冬牧使南侯彥經往觀其洞慨想遺躅咨詢鄉士議作瞻慕之所衆志克合乃卽寺址營建祠宇因設書院鄉人聳身百工勤力越明年甲戌之夏祠院告功祠宇在北輔以東西齋書院在南中設講堂翼以兩夾室前廊枕溪廊側有門因地形也木役粗完凡百

未庇而南侯以疾去官繼牧是州者李公齊閔李侯廷毓踵其緒不替於是廩士之具藏書之室祀之廬次第訖事越六年己卯之春始克斷手其將落成也院儒安相以多士之請求記于珥珥竊念當今文衡大手非止一二而必欲借海濱枯槁病叟之筆以狀儒林盛舉者其意安在無乃誤以珥珥爲受先生之恩粗聞此學之糟粕歟忸怩不敢當第寧國之洞巖淨水清爲一區勝境而賢祠儒院一時鼎新章甫輻辳者有年數矣惟珥未克一觀自恨嬰疾不能改身其側顧以綴名其間爲至榮故忘其僭妄贅以一說曰我東素稱文獻之邦而由王氏以前所謂學問者

不過雕琢繡繪以爭工鬪麗而已性理之談蔑蔑無聞其季也有鄭園隱始號理學之祖而言論風旨未得其詳後人但知以一身撐拄五百年頽壞之綱常而已本國文風可踵聚奎之運而能以爲己之學名世者亦未曾輩出惟我靜菴先生發端于寒暄文敬公而篤行益力自得益深持身必欲作聖立朝必欲行道其所惓惓者以格君心陳王政關義路塞利源爲先務倡道未幾士風丕變天不祚宋陰慝雖作於當時澤未五世陽光方發於今日後之爲士者能知親不可遺君不可後義不可捨利不可征祭當思敬喪當致哀者皆我先生之教也苟論其功欲報之德

寧有紀極乎南侯灼見其然首此美事深可尙也已珥因此竊有感焉先生平日誨人者只孜孜於爲己而已其於習時文干祿位固澆澆也後學之居是院者誠能捐去俗習一意以居敬窮理力行爲深造之功程相觀而善相責而改日趨乎居安資深之域則可謂能報先生之恩者矣瞻拜廟庭可無愧矣若是則先生之道雖否於前實行於後豈非斯文之大幸乎如使立志不篤舊習作祟操觚弄墨惟決科是希飢食飽嬉棄寸陰不惜則其有負於先生大矣何面目能入廟門乎如此則先生之道旣窮於昔又廢於今矣豈不痛哉嗚呼後生其亦克念哉院中規令則

諸生相與稟定于副提學草堂許公暉是役也斯文
先後輩咸助其費而許公實主張焉其餘若右參贊
白公仁傑吏曹參判朴公素立之功亦表表異衆云

扶餘顯義祠記 丙子

洪興道名可出宰扶餘是百濟故都也濟之亡非無
烈士而事遠迹昧民無得而稱焉興道慨然想古思
權廟表忠乃相地於望月山敬龍寺之北西望半月
古城不滿數里扶蘇白馬山盤水回東望雞龍山四
十許里蒼翠際天南距烏山二里餘峭拔蒼蔚北距
石灘五里是麗朝正言李公存吾舊墟也有旌門在
焉境高界闊位陽土燥周咨稱卜爰始經營時 萬

曆乙亥仲春也材良工繕數月告訖屋完垣周妥靈
攸宜所祀之賢凡四焉其三則濟人其一乃李公也
考諸國乘則有若佐平成忠忘身批逆橫被縲縶審
幾憂君死猶盡言有若佐平興首獲譴昏朝阨窮不
怨臨危陳策惓惓無隱有若將軍階伯奮臂回山激
寡摧衆運去鋒盡決志喪元若夫李正言則鳳鳴濁
世廷挫妖髡愛君嫉邪之死弗護斯四人者忠風義
聲百世如昨廟以聚神於古有光乃於丙子四月奉
受位版分官田以贍祀募居民以守護且將築書齋
于側使鄉士作藏修之所馳書求記于德水李珥珥
聞興道爲邑剡弊蘇民旣不怠于事又能不闡幽光

耀人耳目使衰世之士懦者立儉者厚此豈少補哉
請名其祠曰顯義既而嘆曰成仁取義孔孟昭訓而
俗降風頹志士鮮作議者乃以捨生爲偏行保身爲
全德殊不知捨生不害中道保身未必明哲也嗚呼
濟麗之末程朱之說未布也性理之學未明也師無
所講弟子無所受尙有砥匪躬之義扶人紀之傾而
偉烈如此今之述程朱談性理者平日正色危言或
不愧古人而及乎臨利害遇得失輕重不至於死生
尙有駭目怵心變其所守者况於存亡之際能任綱
常之責者有幾人乎此由實學未振四維不張故也
此豈徒爲國者之憂吾黨之所懼也

輔仁堂記

洪丈允軾來自尼山敘寒暄外不遑出一言卽道邑
宰柳侯夢說爲政主於便民尤致力於養士修葺廢
佛院爲邑中俊秀藏修之所扁其堂曰輔仁買置書
籍分俸錢爲子母之資以廩諸生使胡神之廟變爲
章甫之室邑人咸嘉厥績願借公筆俾後人知其所
始余應之曰今之爲邑者所務在於畏簡書赴期會
而已眼前瘡疣或莫之動念况事學校希闊之舉乎
柳侯旣務安民又務興學可謂知所務矣第士子之
患不在於居無厦屋食無四簋只在於不志于學耳
誠志于學則居敬窮理兩進其功朋友麗澤相觀而

善可愜輔仁之名矣如使志不在學舖啜是事相聚而嬉游則能無愧於堂扁乎居柳侯之屋食柳侯之食者其勗之哉

友松堂記 己巳

曉窓沈公名逢之第依華山麓頗有幽致砌上有松龍幹屈曲鐵柯扶疎其形甚奇沈公寶玩之名其堂曰友松屬珥為記珥復於公曰植物之衆惟松最秀其德之貞其節之剛古人頌之無遺語矣珥將何辭以記第見此松之異狀資人矯揉之力渾成之後便奪天巧非族松之所可比肩也夫貫四時閱千歲而不變者質之美也衆松之所同也抑其長而引其短

使枝柯整齊者養之善也茲松之所獨也世間美質不為不多矣率無善養之功老於自棄者何限見此松者其亦有所感發歟善養其松者尚能變其氣質同於造化則况善養其心者乎沈公珥祖母之從母弟也性靜而樂於恬淡勢利芬華不能奪志從政未幾閒居養疾門設雀羅圖書自娛其可謂質美而能養者歟宜乎喚松為友以伴寂寥也 想見雪霽雲收朗月流輝清韻吟風疎陰搖楊公以深衣幅巾焚香默坐心境俱清一塵不著不知更有何友可以同樂耶茲松能使人樂而不知自樂則公其可謂獨樂歟

濯熱亭記 庚辰

邑有溪山之勝者於國爲鮮溪山雖勝而樓閣直其地者尤鮮樓閣跨勝境而近於公廨可朝夕憑玩者誠天下之絕無而幸有者也海之爲州於西路最阻溪山之秀樓閣之壯莫敢甲乙而猶未見合爲一所者牧使黃侯病之下車未久卽選地於城北二里許首陽山下清風洞口作亭而名之曰濯熱役不勞民不數月而告成時萬曆己卯秋也華不至奢儉不至陋俯挹巖川平對石峯流峙之好堂構之盛兩盡其美而黃侯日來哦詩課吏種樹亦不廢邑務此豈非所謂天下之絕無而幸有者乎海爲劇邑薄糜闈熱抽身出城一憑軒窓則境界清曠耳目爽朗此其

所以得濯熱之扁歟越明年庚辰暮春珥陪監司崔公興源及黃侯小酌其上澗花發馨山月向圓清流澈玉碧岫矗雲回瞻邑居則城郭樹林館舍閭閻朦朧隱見煙靄之間珥執酌而嘆曰斯亭可得絕特之稱矣邑於斯蓋久而今始有作茲非數歟安知非昔有華構而中廢歟興廢有時又安知後日復失此基址歟方樂而係以感慨者其不以此歟抑有一說焉山水能使人移情登斯亭者見山之高見水之清植本洗垢仁可益厚知可益周使君之築此豈爲臨觀之樂哉良有取於裨謏謀野之遺意歟後之宰邑者有得於此使政平人和而觴於斯詠於斯奏樂於斯

使邑人喜其無疾病而樂其有林泉花鳥則斯亭可
匹甘棠矣不亦休哉如或不恤民隱而康娛是事使
邑人蹙頞疾視而不願聞鍾鼓管籥則斯亭之作無
乃為使君之羞乎黃侯曰善哉言也非惟警余可以
為末世之規途使珥寫其言以為記黃侯名廷彥字
景文博雅好古人也

平遠堂記

邑居有堂榭之勝似無與於為政而達士急焉俗吏
慢焉蓋心之本體洞徹虛靈而不能不為物所蔽善
養則通不善養則窒通則能物物而處當乎理窒則
物引物而處不當理善養之法固在操存省察而居

處清曠亦助養之具也昔者曾皙浴沂詠歸而夫子
深與焉朱子遇一樹稍清陰處必嘯詠徘徊而不能
去此徒外境之為樂哉將以外境助養吾心爾政出
於心心得其養然後政得其宜達士急於堂榭之勝
其意可想矣若夫俗吏簿書期會為先務拘拘焉苟
違罪責夫孰知養心而發政乎吾故人尹公子仰名
壽以喉舌近臣分竹鹽州延安別號四遠矚其為政下車
未久即事土木闢地客館之南建堂而扁以平遠矚
者笑其為吾獨意其超脫俗曰也歲庚辰冬余因省
墓坡山過是府被子仰邀余觴于是堂則平臨迥野
遠挹江海大池波光遙岑積翠萃于几席之間庭心

鑿方塘可三畝綠萍無隙遊魚戲鴨出沒得意塘有小島占其中可植奇花異卉鹽州得此堂之勝古未曾有也余然後始知子仰有意乎助養也退省民語咸曰吾侯政平使民不擾邨犬不夜吠云爾則斯堂之作其無益於爲政歟莊子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六鑿相攘子仰其欲處空虛而樂天游者乎雖然外境之勝所以助養也操存省察乃養之本法也務其助而忽其本則亦非真養也子仰既有其助矣其可不勉乎本哉子仰小記故放言至此想擇堯說

遊青鶴山記

隆慶己巳余休官省祖母于江陵與鄉人語及泉石余曰大嶺以東遊觀者必稱寒松鏡浦此皆江海之勝耳不聞有洞天溪壑可棲幽貞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杜宥大宥在旁曰吾聞之張上舍汝弼連谷縣之西有山來自五臺蟠根百餘里中有洞壑甚清勝深處有青鶴棲于巖峯上此真仙境也只是遊人不到故隱而不耀耳余聞之不覺爽然遙定尋幽之計權表丈有亭在海上海名曰無盡表丈先往相待余與舍弟瑋季獻踵焉時夏四月望前一日也亭下長川迤邐入海海口多崑石可爲釣磯表丈指川曰川源出自五臺之北臺沿流而入可見鶴巢鄉人云黃

昏泛小艇張汝弼仲鄰亦與焉白沙隔海月色如畫
風止波恬放棹中流舉酒向月而相屬夜深還亭明
日表丈及余李獻仲鄰聯轡而行滯白雲遷至兔谷
之口路旁巖流挾以樹陰下馬而憩溪上有丘可構
屋余謂表丈曰若成茅齋數椽于此丘則可作幽棲
之所矣余等倚岳數游魚良久不發村大宥策馬追
到使童僕拾楮炊飯于沙上遇虞人問路吏之前
導行至曲淵絕壁中折驚湍下注環回作潭水色蒼
黑旁巖俯窺凜然神悸復踰一嶺凡行三十餘里一
嶺甚高峻緣路水石轉入轉奇眼眩不可悉記蓋兔
谷以西造化漸施巧手以爲鶴巢巖張本矣嶺下平

郊方可三四里羣峯擁翠一溪繞碧寒巖秀異喬木
扶疎有一草屋籬落蕭條若隱者之室剝木受泉以
爲水碓余等徘徊顧瞻頗有遺世絕俗之思復行五
里餘得僧舍而休焉板屋甚溫老僧指林間細逕曰
從此行數十步有一佳境余等尾老僧而往果見翠
崖削爪飛泉噴雪逍遙石上手撫孤松暝色蒼然乃
還僧舍名其潭曰漲雲有僧智正者慣踏山路詔問
其狀正曰自此西行四里許有烏道名曰觀音遷其
西有石門石門內有食堂巖巖西有山城雉堞宛然
復行五里許乃有石峯突起勢摩九霄者凡三挾以
雲壁雪色嗟峩清流瀉其間峯上有青鶴巢但石棧

甚危一跌便落千仞矣明朝余等輕服芒鞋策杖而出智正與虞人啓行山逕茅塞加以落葉殊不可辨沿川履石極其艱險行未幾已見奇峯疊石氣象頓異得一綫路橫繞高岡攀木而登望見雲岑縹緲林壑窈冥奔流戛玉乍隱乍現不知洞府之幽邃又隔幾許也虞人曰此是觀音遷第一巖也峯回路斷碧崖當前緣崖腹而過下有深淵余與季獻匍匐僅度大宥先往顧笑下岡乃至石門圓巖架于崖角巖下有竇僅可低頭而入既入石門境色尤奇恍然別一世界也四顧皆峙石山翠柏矮松縫其罅隙兩屏之間川源甚遠激而爲瀑晴雷振壑濤而作淵寒鏡絕

瑕泓澄瑩綠落葉不著回流曲曲石狀千變山陰樹影雜以嵐氣翳翳然不見日光矣散步白石玩弄晴漪欲選勝而未領其要移席者屢最後得一巖平廣有階級列坐其上設小酌仰見直西一峯最高異狀創名之曰矗雲峯巖名舊曰食堂改之曰祕仙名其洞曰天遊巖下之潭曰鏡潭摠名其山曰青鶴余等欲歷山城以訪鶴巢適有雨意恐山蹊益惡悵然中止還尋歸路十步九顧余與大宥約繼清游未至僧舍五十餘步坐溪上盤陀石午飯出山至兔谷權慎謹仲攜酒相候于路畔層巖巖側垂瀑可丈餘觴于巖上名之曰醉仙巖乘夕還無盡亭噫自有天地便

栗谷全書 記
有此山天地之闢亦已久矣尙未名于世山城之築
未知何代想其經始者不過避亂之吏民而已若有
幽人逸士一扣石門則豈無一言留於後耶抑雖有
其人而世失其傳耶彼五臺頭陀等山譬之於此風
斯下矣猶且場休播美觀者接武茲山乃藏光匿輝
於重巒複壑之中無人闢其封域况闢與乎世人之
知不知於山無所損益也顧物理不當爾也一朝遇
吾輩使後人知有此山斯亦有數焉耳又安知更有
靈境祕於塵外尤異於此山而吾輩亦未之知耶嗚
呼世有遇不遇者獨山乎哉

松崖記

辛未

余素聞楓巖下流多佳處游屨適未及焉辛未季夏
之旬與友生六七人沿溪而上見林巒旁流逶迤或
起或伏高處必有翠崖如屏其下必渟水成潭客有
窮其源者知其數有九真所謂九曲也余等行至第
四潭人以爲最勝故設席沙上面翠崖而坐水廣可
容舟崖下亂石相錯一巖狀如船因以名可坐四五
人邨老之釣磯也仰視巖隙有玄鳥巢余等奇其知
所止也有客請名其地余創名之曰松崖崖上有松
故也崖之左旁有古寺基樹陰甚濃望之縹緲余等
寒衣而陟寺之廢也久無路可尋使健奴伐草先導
攀緣巖角備凌險峻磴側有一穴不見其底旣登危

砌尙完石泉寒冽自下測其高則蓋得六之四焉眼界甚闊適雲暝不能遠眺客指雲外曰牛耳佛足等山羅列于彼云寺舊名葛公余曰葛公無謂請構草菴改其名曰架空余等徘徊顧瞻抵暮乃還嗚呼外物之可樂者皆非真樂也君子之所樂在內而不在外則彼之時且流者無與於我而古之聖賢尙有樂之者其故何耶蓋分內外而二之者非知真樂者也必也一內外無彼此者其知真樂乎天理本無內外之間彼有內有外必有人欲閒之也苟無人欲之閒則浩然自得焉往而不樂哉昔者曾皙有浴沂之談夫子嘆息而深許之以皙也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

行之妙故也不然則城南之浴壇上之詠魯人之所同也烏可一一與之乎雖然天理之妙非學者所可易言也欲見天理之妙當自慎獨始慎乎獨則吾心無閒吾心無閒則天理流行矣不慎乎獨則吾心有閒吾心有閒則天理阻闕矣吾黨之士其勉乎此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三

